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八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七

德清俞樾蔭甫著

大戴禮記一

上樂施則下益諒

王言

樾謹按樂師與益諒義不相應施當讀爲易詩皇矣篇施于
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
作施是施與易古通用樂施卽樂易也荀子榮辱篇安利者
常樂易楊注曰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然則上
樂易猶言上愷悌禮記樂記以易直子諒連言上樂易則下
益諒義正相應矣

而民棄惡也如灌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灌當爲濯字之誤也

樾謹按素問脈要精微論當病灌汙王注曰灌謂灌洗然則棄惡如灌言其如灌洗然讀如本字於義自通不必改讀及其明德也

孔氏廣森補注曰明德之所及也

樾謹按經言及其明德不言明德所及孔注非也及乃及字之誤及當讀爲服古書每以及爲服而學者尠見及字往往臆改爲及僖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由古本是及字故誤爲及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亦及字之誤言汝何所敬非五刑乎汝何所度非五服乎堯典篇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是也此經及其明德卽服

其明德字誤作及而義不可通矣

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

樾謹案知猶交也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
知與交同義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交
作知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言天下之君可得而交也墨子經
篇曰知接也接與交義亦相近

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被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
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樾謹按致其征三字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
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
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自傳寫者誤移致其

征三字於誅其君之下於是義不可通王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而學者又據家語以改此經故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文竝作改其政實非戴記之舊

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

哀公問五義

樾謹按口不能道善言與志不邑邑自是兩事不當以而字連屬之合兩事爲一也疑戴記原文而字在志不兩字之下志不而邑邑卽志不能邑邑古能而字通鹽鐵論授時章忠馬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以能而互用此文口不能道善言志不而邑邑上句用能字下句用而字其義一也學者不知而之卽爲

能而字於志字之上失之矣荀子哀公篇作口不能道善

言心不知色色其文雖與此異然心卽志也不知卽不能也
下文不能選賢人善士荀子亦作不知是其證也據荀子句
法以訂正此文則而字當讀作能古本在志不二字之下明
矣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

機謹按大字絕句故其事大乃結上之辭當連上文讀之曰
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然
取舍者也故其事大禮記禮運篇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
鬼神之常也故事大與此文法正同配乎天地參乎日月相
對成文不連大字讀荀子哀公篇作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
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句辨乎天

地察乎日月與此文小異而句法正同今作明察乎日月則
由後人不知大字絕句而誤以大辨乎天地連讀遂於下句
增明字以配之耳禮運篇正義引皇氏說亦誤以故事大積
焉而不苑八字爲句蓋古書之失其讀久矣

君何以謂己重焉

哀公問於孔子

樾謹按此文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卽己重以己古字通
也後人據小戴記改作己重因移以字於謂字之上耳

利省之卒也

禮三本

樾謹按荀子禮論篇作利爵之不醮也此文假雀爲爵因誤
爲省說詳王氏經義述聞惟利爵之義盧注不傳楊倞注荀
子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今按

楊氏所說未盡其義利謂佐食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利洗散
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鄭注曰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
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
不致爵禮又殺也然則利爵卽指此而言惟云如初儀則上
文主人主婦賓長三獻及長兄弟眾賓長加爵無不卒爵者
此文乃言不卒於禮經不合且不卒爵又何酢焉於義亦不
可通所謂利爵之不卒者蓋據大夫賓尸之禮有司徹篇利
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然則不卒者祝
不卒爵也利旣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
示祭事畢也少牢饋食禮注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
也是其義矣

皇清經義
大昏之未發齊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醺禮記郊特牲篇壹與之齊鄭注曰齊或爲醺是其例也昏禮父親醺子而命之迎未發醺者未致醺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注曰發猶致也父致酒以醺其子是謂發醺學者不知齊爲醺之假字而以齊戒說之誤矣

日月以明

樾謹按此當在四時以洽之上其文曰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洽星辰以行兩句一韻自此至終篇竝同今本在四時以洽之下則失其韻矣荀子樂論史記樂書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萬物以倡

孔氏補注曰倡作也

樾謹按倡乃昌之假字言萬物以之昌大也荀子及史記均作萬物以昌可證孔注失之

聘射之禮廢

禮察篇

樾謹按聘謂聘禮射謂射禮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進爵紬地於此乎在是天子之射禮亦所以御諸侯也故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矣今禮記經解篇作聘覲之禮廢疑後人不得其旨而臆改之非戴記之舊朝事篇曰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

其能功可證明此篇之義

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貉四夷

樾謹按上文云湯武置天下以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此文卽承上而言禽獸草木廣育以德澤育之也被蠻貉四夷以德澤被之也禽獸草木文在廣育之上蠻貉四夷文在被下正古書句法之變漢書於被字上又增德字則文複矣孔氏廣森謂當於木字絕句讀云德澤洽禽獸草木句廣育被蠻貉四夷則變參差之文法而爲整齊且廣育與德澤虛實不倫而云廣育被蠻貉四夷義尤未安不可從也

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樾謹按上文曰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

同故此文曰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
子字與我字前後相對漢書上文無我以爲三字故此文亦
無子字乃後人所刪也戴氏震校聚珍本以子爲衍字非是
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夏小正

孔氏補注曰傳意以此農爲農官也將有事于藉田故脩君
耒

樾謹按如孔說則但云君之耒也於文已足何必曰亦有乎
傳意蓋以經文不直曰農緯耒而必曰農緯厥耒厥者其也
其者其農民也以此耒專屬農民知外此者更有君之耒矣
用民之耒見君之耒故曰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孔氏未達
此旨并以經文農爲農官失之

寒日滌

王氏引之曰徧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爲曰曰之爲言爰也於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

樾謹按以寒日二字連讀誠失之矣謂日字當作曰亦非也此當以日滌二字連讀寒日滌者言寒氣日以滌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蓋今日變而煖明日又變而煖日日不同故不直曰寒滌而必曰寒日滌滌之義爲除周官條狼氏注曰滌除也變與除義固相近然傳必訓滌爲變者正見其日日不同耳改日爲曰則全失其義矣

槪謹按緹字古夏小正當作是是與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上文梅杏桃李則華先言梅杏桃李而後言華此文實縞先言實而後言縞猶下文剝棗栗零正古人文法之錯綜傳曰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此曲爲之說未必經有此意如春秋經書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傳曰後數散辭也先數聚辭也蓋作傳之體例如此非經意也縞字從系遂竝是字而亦誤從系於是莫知其爲實之假字矣爾雅曰蒿侯莎其實媿此猶下文狸子肇肆傳曰肆遂也而爾雅曰狸子肆蓋由夏至周歷年旣久古語沿襲遂爲定名必執以說此經則不可通矣

初俊羔助厥母粥

樾謹按經文言初者如初歲祭耒初服于公田皆以人事言至禽獸之事自啟蟄至隕麋角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助厥母粥而曰初俊羔助厥母粥卽論文義亦似未安疑此經初字當在上經禪字之上蓋上經云往耋黍初禪此經曰俊羔助厥母粥因初禪二字傳寫誤倒遂於往耋黍禪爲句而其義不可通矣今正初禪二字爲句謂往耋黍者始著單衣故傳曰禪單也文義甚明此文云俊羔助厥母粥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云云傳義竝不及初字可知初字當在上文而不在本文矣鳩則鳴鳩者百鷦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孔氏補注曰辜略也不曰鳴鳩而曰鳩則鳴是不略之也不略之者以記夏至之時也
樾謹按如孔說當曰其不辜之記時也於文方足今但曰時也文不成義矣仍當從舊讀以其不辜之時也六字爲句辜讀作固襄二十七年公羊傳女能固納公平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也古或以辜爲之故漢書律厯志注引孟康曰辜必也不辜猶言不必詩七月篇七月鳴鳩是鳩之鳴盛於七月今方五月鳩或鳴或不鳴故曰其不辜之時也猶言其不可必之時也又曰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此解經文則字之義凡言則者急辭也於不可必之時而卽記之所謂是善之故盡其辭也